

绿 肥 红 瘦

LV FEI HONG SHOU

[美] 蔡真妮 著

当代最真实的婚外恋、伦理小说。
离婚不是女人的末日，
上位小三也不会高枕无忧。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绿肥红瘦

LV FEI HONG SHOU



[美] 蔡真妮 著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绿肥红瘦/[美] 蔡真妮著. —北京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2.7 (2012.11 重印)

ISBN 978-7-303-14400-6

I. ①绿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91862 号

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-58805072 58807651
京师心悦读新浪微博 <http://weibo.com/bjsfpub>

出版发行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.bnup.com.cn

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

邮政编码: 100875

印 刷: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148 mm × 210 mm

印 张: 10.875

字 数: 270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定 价: 29.00 元

策划编辑: 谢雯萍

责任编辑: 谢雯萍

美术编辑: 毛 佳

装帧设计: 红杉林文化

责任校对: 李 茵

责任印制: 李 啸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反盗版、侵权举报电话: 010-58800697

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: 010-58808104

外埠邮购电话: 010-58808083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。

印制管理部电话: 010-58800825

前言



因为写了很多情感故事，所以我常常收到网友们的来信，咨询有关婚恋方面的困惑。“老公有外遇了我该怎么办？”这是屡屡被人提起的问题。朋友们的故事有的令我扼腕叹息，有的后续发展让我感慨万千。这些都激发了我把相关故事写下来的愿望：将老公有外遇的女人、以及爱上有妇之夫的年轻女子的命运交错用小说的形式表达出来。

这本小说展现了婚外情带给每一个人的伤害和深远影响，同时描述了离婚不是女人的末日，离婚女人有能力挖掘出自己的潜力，去改变自己的生活 and 命运；另一方面，年轻女人在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名分地位之后，并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，生活中要面临的挑战比比皆是。

因为写这个故事，结识了好几个正在经历婚变痛苦的朋友，其中有一位告诉我：“我看这部小说时，最难以接受的就是离婚分配财产的那个情节，觉得太不现实。没想到我自己最

后完全是按照小说里写的那样和他完成了财产的分割，整个离婚过程几乎就是按照小说的路子走过来的……”

这个朋友的性情像极本书中的女主人公，连电话里传来的声音都是那么温婉娴雅。她老公虽然出轨却并不愿意失去她，一直拖着不肯离婚。只是生活中有些错误是不能犯的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无论怎样努力，今生，回不了头了。

本书旨在揭示当家庭出现波折和变故之时，男人和女人都需要用智慧、用一颗真心去面对和取舍，更重要的是要用十分的勇气去接受变故，转换心态，尝试新的生活，活出全新的自己。

谨将此书献给追求婚姻幸福的朋友们。

真 妮

二零一二年春 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

一

秋棠和老公浦诚忠正驾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。

他们前一天刚刚把女儿晓华送进了哈佛大学。晓华这孩子既聪明又努力，从小到大凡事都不用父母操心，高三时她申请的几所顶尖大学都发来了录取通知书，几经斟酌，她最后选择了去哈佛。秋棠高兴与自豪的情绪延续到送孩子到学校的那一刻戛然而止：此时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，女儿从此就离开家了。

晓华到了学校像只小鸟一样飞来飞去地办理各种入学手续，和相遇的新生寒暄聊天……秋棠和浦诚忠本来还积极地参与其中，后来发现女儿动作麻利，精神头十足，该办的事情都打点得很妥当，父母大人不得不退到后面规规矩矩地当起了随从和观众。

夫妇二人昨晚在宾馆住了一夜，今天一大早赶到女儿宿舍看望，秋棠担心晓华不习惯学校的住宿生活，不知她能否睡好觉。却发现她已经和同宿舍的女孩打得火热，两个人“叽叽喳喳”地将一天的行程都安排好了。她们对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充满了

憧憬，迫不及待地要去探索属于她们自己的新的生活旅程。

要离开了，在宿舍楼外面，秋棠又有点伤感地搂抱住晓华，久久不松手。晓华调皮地笑道：“妈，我会天天早问安晚汇报的，你放心好了！你看你好像跟生离死别一样，这里离家不过几个小时的车程，咱们随时可以见面。”

秋棠拍拍她的肩，松开手，眼圈忍不住红了。曾经的依人小鸟飞到了广阔的新天地，父母不再是女儿的依赖，今次是彻底地退居二线了。他们俩又千叮咛万嘱咐一番，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女儿。

秋棠此时坐在车上，看着两旁一掠而过的树林、田野，心里感到空落落的。多年来，培养女儿已成为她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，她的时间表都是根据女儿的时间表制定的：女儿参加篮球队训练比赛、女儿参加乐队表演、女儿参加数学竞赛……女儿一直是家里的重心所在，现在，重心没了，她或者说他们该怎么办呢？

秋棠叹了口气。隔一会儿，又叹了口气。这才离开女儿不过两个小时，她就已经开始牵肠挂肚地心里没有着落了。

开车的浦诚忠也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，一直沉默着。秋棠看看他说：“有人讲孩子上大学了以后，家里可以养个宠物填充空巢，你说咱俩养只狗怎么样？”

浦诚忠没有转头看秋棠，如果秋棠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脸上的话，就能够看到他的神色复杂，变了几变才说：“你想养什么就养好了。”

秋棠径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，继续说：“要养就养只小狗，那种大狗看起来就让人怕怕的。”

浦诚忠不置可否。

秋棠这时注意到了老公有点反常的沉默，扭头看了看他

说：“怎么晓华离开家了你比我还要难过一样。你工作那么忙，女儿的事平时也不怎么管，你大概察觉不出来女儿在不在家会有什么区别……”

浦诚忠听了秋棠的话，扭头瞥了她一眼，目光锐利中夹藏了些阴郁，让秋棠心中不由得一凛。浦诚忠平素是个很温和的人，极少用这种眼神看她，秋棠愣了一下，将后面没出口的话咽了回去。

他们俩没出国前都是医生，浦诚忠出国后又读了一个病理学的博士。在美国医学学位也是博士，所以他属于双料博士，在大学里做医学方面的研究极有优势。当别人为申请科研经费绞尽脑汁时，浦诚忠的研究方向和临床紧密相连，研究经费源源不断而来，他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、终身教授一路升上来，实验室的规模越来越大。

秋棠性格文静本分，出国后她没有再进修，先后在大学和药厂的实验室里做实验员，她把主要心思和精力都放在家和女儿身上。浦诚忠经常要忙到半夜才回家，不时地还要出差开会，家里全靠秋棠操持。两个人一个主内一个主外，家庭生活一直平静和谐。

不过今天的浦诚忠有点反常，让秋棠也失去了谈话的兴致，她没有去多想浦诚忠的反常，思绪又回到了晓华身上。

两人一路无话地回到家中。

秋棠进厨房熬了一小锅稀饭，炒了两个青菜，喊一回来就窝进书房的浦诚忠出来吃饭。浦诚忠有点心神不宁的样子，默默地吃着饭，秋棠越发地觉得女儿的离开仿佛将家里的生气都带走了，平素热闹温暖的屋子，突然变得这样空寂和冷清。

浦诚忠没吃多少东西就放下了筷子，秋棠也是食不知味。她收拾了碗筷，将锅台地面都擦干净，看看表，拿起电话打给晓华。

晓华兴奋的声音从电话里传过来，她滔滔不绝地讲今天都见到了谁，参加了什么活动，那欢快清脆的声音让秋棠的心暖暖的，她的脸上浮现出慈爱的笑容，对女儿是又骄傲、又挂念，忍不住又叮嘱了一番，才恋恋不舍地放下了电话。

秋棠以为这就是她以后的生活状态了。每天给女儿打打电话，一大把的空闲时间，想干点什么就可以干点什么了。她漫无思绪地琢磨着或许可以参加个瑜伽班锻炼身体，还可以去参加华人社区的合唱团，他们每周要排练好几次，会把业余时间都填满，或者真的去养条狗。

可是上帝并没有安排她过这种“无聊”的平凡生活，酝酿许久的惊涛骇浪正向她汹涌扑来……

许久以后，回想起这一天，秋棠才明白这个时刻的她是多么地满足和幸福！

二

秋棠关上厨房的灯，来到起居室，拿起遥控器想看会儿电视，听见浦诚忠在书房喊她：“秋棠，你过来一下。”

她走进书房，看到老公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电脑前面敲敲打打，而是两手交叉抱着胳膊，身子斜倚在书架上，目光发直，若有所思。

秋棠问：“什么事？你是想喝点什么吗？”随即她注意到书桌上放着一个空酒杯，杯底残留着一圈红色的葡萄酒印迹。浦诚忠很少在书房喝酒，除非情绪起伏很大的时候。

浦诚忠的目光在秋棠脸上转来转去，他直起身，指着旁边的椅子说：“你坐下来，我和你说点事。”他自己随后也在书桌后面坐下。他的嘴紧紧地抿着，上下牙紧咬，使得腮帮子上出现了一条横肉，秋棠知道他在紧张的时候就会这样。

秋棠满腹狐疑，浦诚忠今天从离开女儿学校往回走就反常得厉害，满腹心事又有点紧张。

什么事这么难以出口？他刚刚去做过身体检查，不会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吧？秋棠想到这儿，自己也跟着忐忑不安起

来。开口劝道：“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，我们这么多年来遇到的事情也不算少了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”

浦诚忠长吐口气，下了决心一样开口说：“秋棠，这件事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讲，考虑到晓华，拖到了现在。如今她上了大学，我也不想再瞒你了。”

“你今天提到我们应该养只狗，我大概没有精力养狗了，我要养儿子。”

“儿子？”秋棠满腹狐疑，“你想要儿子？你是说我们再生个儿子？”

浦诚忠撇撇嘴：“你还生得出来吗？”顿了顿接着说：“我已经有了个儿子，今年四岁了。”

秋棠大惊失色：“你有儿子？你怎么会有儿子？？你哪来的儿子？？”

浦诚忠看着她，不说话。

秋棠瞪着眼睛盯着浦诚忠，把他的话在脑子里转了又转，突然明白过来，猛地站了起来，声音变得尖利刺耳：“你是说你在外面有个儿子？”

浦诚忠点头。

“四岁了？？”

浦诚忠再点头。

“谁给你生的？”

浦诚忠不语。

“你和谁生的？”

“小叶，叶霓。”

秋棠站在那里，急怒攻心，只觉天旋地转。她脸上血色褪尽，手扶在头上，摇摇欲坠。浦诚忠赶紧过来扶住她，低声说：“你先坐下，坐下再说。”

秋棠使劲拨开他的手，顺势坐下，脑子里面嗡嗡作响，各种念头走马灯一样窜来窜去，屋子里的人和东西在她眼里都变得迷乱起来……

叶霓是浦诚忠几年前从国内招来的博士生，今年春天已经毕业了，随后又留在浦诚忠的实验室里做博士后。秋棠当时得知这个消息还感到有点奇怪，美国的博士生毕业后一般都要找新单位做博士后，这样会学到不同的技能和知识，积累不同的经验，以后更容易找到工作，不知小叶为何还要继续留在同一个实验室里。

现在就明白原因了。

她来读博士不久就怀孕了，听说是未婚夫来探亲时怀上的孩子，却原来是和自己老公勾搭上了生的私生子！

几年来，自己竟然一直都蒙在鼓里。

四岁！秋棠想起来四年前刚搬进这个新家不久，有天晚上浦诚忠回来得很晚，两只眼睛异样的明亮，压抑不住地兴奋，还打开了一瓶酒，自斟自饮。秋棠问他什么事情这么高兴，他只轻描淡写地说拿到了一大笔研究经费。秋棠睡下了，他还在那儿喝着酒，踱来踱去的。

想来，那就是他“得子”的时刻了。

此时此刻，秋棠感到肺都要炸开了，喘不上气来，她的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着，眼前一阵一阵地发黑，她想上去打这个人面兽心的男人，只是她手脚冰凉，身体僵直，动也不能动，只有眼泪不受控制地狂奔而下。

刚才还担心他得了不治之症，原来是他们的婚姻早已长了个大毒瘤！这一瞬间，秋棠恨不能真的是浦诚忠得了绝症，好过自己遭受他这样的凌迟践踏。

浦诚忠把头扭到一旁，他不敢看秋棠苍白的脸和不断从她

呆滞的眼睛里滚落的泪珠。终于又握了握拳，接着说：“现在怎么办你来决定吧。如果你想离婚，我不会亏待你，如果你不想离婚，那么我还是会回这个家，但是我每周都要去陪儿子住两次。”

秋棠抬起头来，透过泪眼愣愣地看着他，她不认识他，这个人不是她丈夫，不是她已结婚了二十年的丈夫！那张脸那样熟悉，可是竟是那么令人害怕、恐怖，恍惚中那张脸变成了一个张牙舞爪的妖魔鬼怪，张着血盆大口要吞噬掉自己，绝望和恐惧就像噩梦一样，将她魔在那里，无法醒转过来。摇摇头定睛一看，却依旧是自己最熟悉的那张脸，可为什么这个相濡以沫了二十载的人突然之间就向自己掏出了刀子，刀刀见血呢？

秋棠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书房的，怎么回到卧室的。她缩在床上，两只手紧紧地抱着自己，好像这样就可以安全些一样。头就像被人用砖头狠狠砸了一下，疼痛欲裂，眼前金星闪烁。唯有眼泪成双成对地往下流。伤心欲绝，她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伤心欲绝！

她不明白，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。怎么会是自己的老公做出了这样的事，他向来是众人眼里的好丈夫、好父亲啊！

三

几年前，浦诚忠被评上了终身教授以后，他们全家买了这个居住面积有四百多平方米的别墅，房子是两人一起挑的，浦诚忠称之为满足了他所有理想的梦中豪宅。他们两个人一起置办家具，添置室内摆设，装潢……

浦诚忠觉得应该在后院种几棵果树，既给草地遮了阴，春天有花看，到了秋天还有水果吃，因为女儿晓华爱吃水蜜桃，他们到花草商店买来三棵桃树苗，挖坑填土浇水，两个人忙了一个周末将桃树种好。

如今年年春天桃花灿若云霞，秋天拳头大的水蜜桃密密麻麻挂在树上，自家吃不完，送给邻居和周围朋友，周围人因此掀起了在自家后院种果树的热潮。

房子自带一个封闭阳台，浦诚忠觉得屋后应该再修一个露天阳台，夏天吃烧烤看夕阳别有情趣。他买来书和工具材料，秋棠给他打下手，两人花了几个周末搭起了一个漂亮的带栏杆的阳台，放上绿色的太阳伞和白色的太阳椅，四周摆放着几盆怒放的鲜花，那儿成了夏天全家人最喜欢的休闲处。朋友们纷

纷来参观取经，无不称赞他自己动手的功夫了得。

他自己设计，请人装修了地下室，建了一个吧台和一个健身中心，安上了乒乓球桌和台球桌，朋友聚会时，大家轮流上阵杀几局。

晓华的房间他特意给涂成了浅蓝色，屋顶画上月亮和星星，让女儿躺在那里仿佛置身天穹，做着蓝蓝的梦入睡。他把屋里地上铺上了厚厚的纯白色地毯，窗户上挂着白纱窗帘，买来了一套白色的女孩专用家具：一张带着美丽的雕花栏杆的床，一个带着椭圆形镜子的梳妆台，一张精致的书桌，上面摆着一个白纱罩的台灯，将女儿房间布置得美轮美奂，浦诚忠称之为“公主屋”。他和秋棠讲，以前没有条件，女儿来美国后一直用的是二手家具，现在再不给孩子买新的，以后孩子飞走了想给她买人家都不会用了。

刚上高中的晓华放学回来，看到自己屋子的变化，大声地叫了起来，然后连跑带跳地下了楼。

冲着浦诚忠说：“爸，你把我的房间画得那么美，装得那么美，你还把我当成个小女孩啊！”她的嘴角弯成了大大的弧形，眼睛里是狂喜的神色，发出像星星一样明亮的光芒，她心里的快乐和感动，在她的脸上表露无遗。看到晓华的样子，秋棠和浦诚忠就觉得所有的功夫和心思都值了。

浦诚忠冲着晓华嘿嘿地笑着：“在爸爸心中，你永远都是个小女孩。”

“等我到了二十岁了，你还把我当女孩？”

“别说二十岁，就是你六十岁，爸爸八九十岁了，你还是爸爸心中的小女孩。”

晓华从后面搂着爸爸撒娇着说：“爸，你这样子，我就长不大了。”一旁的秋棠看着他们父女俩，脸上全是幸福满足的笑意。

回想起那一幕，秋棠的心隐隐作痛，他们曾经拥有多么温暖的一个家！而今看来，却如梦幻泡影一般。

秋棠屈指算来，浦诚忠有外遇至少有五年多了，可自己竟然一直都没有察觉到，是不是因为他隐藏得太好，让她们母女俩都觉得他的心在这个家中呢？还是自己太迟钝？

她向来对浦诚忠尊敬信任，对他的工作全力支持。要出差，她帮他打点好行装，和谁去、干什么都不会去特意留心查问；他晚上回家晚了，她在锅里给他留着夜宵，自己和女儿先去睡觉，只想着他是工作繁忙；周末加班，秋棠会帮他带饭，不会疑心他的去处。如今看来，浦诚忠到底在忙什么，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。

可他再忙都是顾家的，对女儿疼爱有加，对老婆和蔼平和，和秋棠两个人平时都不红脸的，在周围朋友中间他们是有名的模范夫妻。

秋棠苦涩地想，他模范到私生子都四岁了，老婆才知晓，多么大的讽刺。

这不是真的，老公他不是这样的人。想到这里，秋棠猛地从床上坐起来，看向黑暗中睡在一旁的浦诚忠的隐隐约约的身影。他是跟自己开玩笑吧？寂静的黑夜中，只有浦诚忠的酣睡声有规律地响着，秋棠瞪大着眼睛，恍惚间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噩梦，一定是个噩梦，什么老公公有外遇有私生子都不是真的。

浦诚忠他不是那样的人，自己最了解他。

自己最了解他？秋棠摇摇头，突然觉得一直以来自己对老公的看法是如此的荒唐，可笑。最了解的人怎么会背叛了自己五年多，欺骗了自己五年多，自己竟然毫无察觉。

秋棠觉得喘不上气来，黑暗中她觉得四周的墙壁都在向她

压过来，她起身披了一件外套，走下楼来，走到外面的阳台上，她在椅子上坐下，清冷的月光照着起伏的暗沉的山谷。一阵阵的清风刮过，在寂静的夜里，那样沧然而冷漠，痛楚的绝望攫住了秋棠，让她的神志迷惘，她的心一阵阵地抽搐着，她的头随着她的心跳一下一下地跳动着，刺痛着。

秋棠回想起第一次见到叶霓，是在自己的家里，他们几个新生当年刚来美国的时候，浦诚忠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。她身材丰满，开朗活泼，长得并不出众，看到她，谁也不会把她和狐狸精联系起来，可她，不仅当了狐狸精，还生出了孩子。

秋棠想起后来几次见到叶霓，她对自己的态度明显比第一次来家里时疏远和冷淡，想来那时她已经和浦诚忠勾搭上了。

秋棠呆坐在院子里，看着夜色褪去，东方现出鱼肚白。她一夜无眠，眼泪已经流干。慢慢起身，回到屋里进了卫生间，她简直不认识镜子里的人了，一双眼睛又红又肿，眼睛只剩下一条细缝，嘴唇干裂着，喉咙里似有火在烧，脸色却苍白得比鬼还难看。

秋棠用手捂住自己的脸，慢慢地滑坐到卫生间冰冷的地上，已经流干了的泪水，又汨汨地冒了出来，顺着她的指、顺着她的胳膊往下流。秋棠知道，那不是泪，滴滴都是她受伤的心流出来的血。

一夜之间，天崩地裂，她的世界被彻底颠覆。